

史漢文學比較

吳福助

唐劉知幾嘗謂史家有二長，曰史才，曰史學，曰史識。清章學誠增立一長，曰史德。民初梁啟超將此四長重新排列其次第，一曰史德，二曰史學，三曰史識，四曰史才。所謂史德者，心術端正，褒善貶惡，毫不偏私也。所謂史學者，學問淵博，綜貫百家，朝章國典，民風土俗，原原本本，無不洞悉也。所謂史識者，眼光敏銳，觀察入微，能鑑定史料真偽輕重，指示史實演變路線，不為流俗成見所蔽也。所謂史才者，鎔裁史料，組織成文，辭采斐然，能引人入勝也。「三長」、「四長」之說，提示造就優良史家之基本條件，論者無不服膺，治史者尤奉為圭臬焉。夫史家者，記述先民廣續活動之體相，剖析其是非得失與壞理亂之故，以為後人資鑑指導也。史家於人類文化史上所負之責任至為重大，因此不免為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眾人對其期盼至殷，而責備亦至嚴。若非德、學、識、才四者之修養造詣全然賅備，又何足以成為良史哉？

「史才」依梁啟超之論列，雖居史家四長之末，然實為不容忽視之重要條件。蓋史家雖有德、學、識，若無才以副之，則譬如愚賈操金，不能殖貨，猶未可語乎著作也。史家面對紛然雜陳之史料，若未有抉擇去取，貫串呼應，冶鍊潤色，以自成一家著述之功，則不過剽竊鈔襲，東拼西湊而已，如何能寫出生動感人文章？尤以晚清以降，國人蔑棄本國已往之歷史，故有史書，束之高閣，一般國民對我民族文化之淵源流變，多半懵無所知，如今不有新鮮活潑，趣味盎然而新史書，將何以誘發其讀史之興趣，使其對已往歷史有真實之瞭解，進而陶鑄其心習，培植其對祖國真誠之深愛乎？是以居今之世，史才之需求，實較德、學、識三長尤感迫切也。

司馬遷史記為我國通代紀傳體史書之祖，班固漢書為我國斷代紀傳體史書之祖，二書非僅為史學界最高之典範，實亦文學上不朽之傑作。史記太史公自序稱其作史之本旨云：「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又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亦云：「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由此足見司馬遷之寫作史記，實有意顯露己身之文學才華，欲以撰成文辭斐炳之書，上繼先聖之經典，而播芳百代也。班固漢書敘傳亦云：「固以為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所謂「典謨之篇」、「煥乎其有文章」，亦其注重文學之明證。後世於兩書之文學價值，率皆備極推崇，如史記評林引明茅坤曰：「屈、宋以來，渾渾噩噩，如長川大谷，探之不窮，攬之不竭，蘊藉百家，包括萬代者，司馬子長之文也。」日本岡本監輔補標史記評林序曰：「史記上補六經之遺，下開百史之法，其體莫不兼該，其文章變幻飄逸，獨步千古。」漢書評林引宋洪邁曰：「班固著漢書，制作之工，如英莖威韶，音節超詣，後之為史者，莫能及其髣髴。」又引宋范祖禹曰：「司馬遷、班固以良史之才，博學善敘事，不虛美隱惡，故傳之簡牘千餘年而不磨滅。」又引明楊士奇曰：「前史文章卓然高世為世師法者，司馬遷史記、班固前漢書及歐陽修五代史而已。」於此足見後人對史漢兩書之稱道傳習，非僅規摹其體例以作史，實亦規摹其辭章以習文。二書之「史才」蓋如江海，莫測其深，如泰岱，仰之彌高，並為歷史文學之絕唱也。

史漢二書之文學風格，因司馬遷班固二人家世、生平、思想

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閒，號令三嬪，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脩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然後乃放紂。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

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試將兩表序文加以比觀，可知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多奇句，「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數句，連叙數事，而句句變調，不欲用排比，其間有偶句，如「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又如「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惟對偶之法亦未嚴，猶未拘拘於字數之相侔，及文法結構之相稱。至於漢書異姓諸侯王表序，則已多雜偶句，如「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于天」，「處土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適戍置於五伯，閭閻偏於戎狄，嚮應瘡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亡尺土之階，絲一劍之任」，「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凡此皆已講究字句間之對偶，而又刻意加以修飾雕鍊，對法勻整，音節和諧。漢書諸侯王表序之襲用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表序，而加以堅凝逾鍊，自成漢書偶法，亦與此

相同。此外，漢書外戚恩澤侯表序、劓伍江息夫傳贊、西域傳贊，以及禮樂志、刑法志、貨殖傳、游俠傳篇首序論，亦多毗於用偶之例。漢書又為西漢文章之總集，其所收錄如鄒陽獄中上梁王書（卷五十一）、枚乘諫吳王書（卷五十一）、兒寬封泰山還登明堂上壽（卷五十八）、終軍白麟奇木對（卷六十四）、王褒聖主得賢臣頌（卷六十四），以及景帝後元二年令二千石修職詔（卷五）、武帝元朔元年議不舉孝廉者罪詔（卷六）、武帝元狩二年報李廣詔（卷五十四）、元帝初元二年三月災異求言詔（卷九）等，斧藻潤色，一以排偶出之，音節和雅，已開東漢魏晉駢儷之先河。至於班固以史才兼擅辭章，其典引諸作，裁密思靡，尤為駢體科律矣。

史漢文章，義法燦然大備，遂為千古駢散兩派之宗祖。後世習駢文者必宗漢書，自東漢至唐，駢文獨盛，漢書之傳習亦廣，注釋是正者極多，至於專門受業，與五經相亞，而史記傳者甚微，即如昭明文選選班固之文獨多，選司馬遷文只一篇而已。至習散文者則必宗史記，自唐韓愈、柳宗元提倡古文運動，奉史記為圭臬，以矯駢文末流之敝以來，史記之身價頓高，及明歸有光、清芳苞輩，好以評時文之法，品題史記文字，史記尤為古文祕寶矣。案清劉孟塗與王子卿太守論駢體書曰：「駢中無散，則氣壅而難疏，散中無駢，則辭孤而易瘠，兩者但可相成，不可偏廢。」夫善用駢者，則有深厚淵懿之美，善用奇者，則具縱橫雄偉之妙，若乃奇偶相參，純任自然，則尤屬文章之妙境矣。此所以會國藩盛讚司馬遷之奇偶兼該，以為乃「文家之王都」也③。至於漢書雖「毗於用偶」，較史記略遜一籌，然仍運以單行之氣，所謂寓駢於散，亦古今之至文也。若乃後世習駢者必欲細奇，習奇者必欲細駢，是猶欲之王都，而欣然自樂於齊、晉者也，不亦陋乎？

後世正史，咸奉史漢為不祧之祖，即就文章論，亦深受史漢之影響。錢基博「史記之分析與綜合」曰：「若以文章衡廿四史，可

分兩派，如陳壽三國志，姚思廉梁書、陳書，李延壽南北史，歐陽修、宋祁新唐書，歐陽修新五代史，托克托宋史、遼史、金史、宋濂元史，張廷玉明史，斯皆推本史記、文學史公者也；餘如范曄後漢書，房喬晉書，沈約宋書，蕭子顯南齊書，魏收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周書，魏徵隋書，劉昫舊唐書，薛居正舊五代史，斯皆追縱漢書，文隸班固者也。前者辭體解散，於疏縱中見雄快，後者體裁綺密，於偶整中見凝鍊，此固史漢文章之別，亦廿四史文章之兩大派也。「明乎史漢奇偶兩派之分，則於後世史籍文章之流別，即易掌握矣。」

二、史記淺顯·漢書艱深

後漢書列女傳曹世叔妻傳曰：「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案馬融一代大儒，尚伏閣下從班固女弟班昭（曹大家）受讀漢書，此固漢人治學重家法使然，而漢書之向稱艱深難讀，實亦為重要因素。若史記則顯較漢書淺顯易解，蓋司馬遷之作史，處處着眼人民，亦處處以廣大群眾為讀者對象，以故其書力求通俗，與漢書之趨於艱深異矣。茲分述如下：

(一) 史記多用俗字。漢書好寫古體

史漢文字，經歷代輾轉傳鈔翻刻，以後起字改易古體，便利誦讀，其原貌遂漸失矣。唐張守節史記正義論字例曰：「史漢文字相承已久，若『悅』字作『說』，『閑』字作『閒』，『智』字作『知』，『汝』字作『女』，『早』字作『蚤』，『後』字作『后』，『既』字作『漑』，『勅』字作『飭』，『制』字作『制』，此之般流，緣古少字通用之。史漢本有此古字者，乃為好本。」今考兩書傳本，史記率改從今文，而漢書尚多留古字^④。此固由漢書歷代寶傳，注釋是正，多一代通人，較史記之傳習不盛，注家淺陋，易於保持原貌，實亦因司馬遷臨文多用俗字，班固則好寫古體，兩書寫作方式自始即有重大差異也。

史記原稿之多用西漢流行俗字，雖其古鈔本刊本大率湮滅，留傳絕少，所存者又是非相質，真偽舛雜，已難加以引證，然尚可依據以下理由推證之：(1) 史記之寫作，既以廣大群眾為主要對象，自必用漢時通行之隸書俗體寫定，以求通俗易曉，而不致故意多書古字，矜誇才學以自高。(2) 史記裴駭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三家所詮釋古字，遠較漢書顏師古注為少。假如史記嘗大量使用古字，一似漢書，則必引起後代文字學家及注釋家之濃厚興趣，而不致鮮有討論釐正者也。(3) 漢代賦家多兼通文字學^⑤，如司馬相如有凡將篇，揚雄有方言及訓纂篇，班固有續訓纂，皆當代有名之字學書。司馬遷雖亦賦家^⑥，博極群書，年十歲即誦讀與隸書相對之古文^⑦，對文字學亦有相當修養，然未聞有關於文字學方面之專著。又後漢許慎說文解字，為辨正文字之巨著，書中曾廣泛徵引一般通人之意見，其間亦但有司馬相如、揚雄、杜林、賈逵、班固等二十人^⑧，而未見有司馬遷。足見司馬遷於古今文字之衍訛，並未特別專精注意，如此必不於其著作中，刻意好書古體也。(4) 辨正文字之風氣，始盛於兩漢間之杜林、劉黨等人^⑨。其時隸書盛行已久，古義沈淪，字體破壞，杜林、劉黨遂有相繼是正文字，以針貶世俗之舉。稍後班固則更以是正文字為己任。至司馬遷生當武帝時，去秦未遠，隸書訛歧之情況，尚未嚴重，辨正文字之風氣亦未盛行，必不致如班固之悉心辨正孰為正體，孰為俗譌，以解當時之謬惑也。

漢書之好書古體，其目的在於是正文字。漢書叙傳：「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學林。」所謂「正文字」者，言其文字皆正於古，後起及俗別字皆在屏斥之列也。漢書既專意於是正文字，故其所存古字，視諸史為獨多，王先謙漢書補注引蘇輿曰：「班書多存古字，以視學者，故云『正文字』，後來史家遵斯例，以歐（陽修）、宋（祁）修唐書，猶不免有別俗字，吳縝所以有字書非是

之糾也。」案文字者，經傳之鈐鍵，而古文者，所以窺先聖制作之本也。東漢以來，隸書譌偽日滋，是非無正，人用其私，光武時，馬援嘗上書請正之，及和帝時，又申命賈逵修理舊文。班固既身與白虎觀，與諸王諸儒講論五經異同，撰集其事，作白虎通義六卷，群經文字，略定之矣。又復續揚雄訓纂作十三章，六藝群書所載，略備於斯^⑩。班固於文學致工之深，用力之勤，概可想見。其撰漢書，慨然以「正文字」為己任，蓋欲以糾正世俗之迷誤，使其咸知洞究聖人之微旨也。

漢書古字，多幸賴顏師古保存之，顏注漢書叙例曰：「漢書舊文多有古字，解說之後，屢經遷易，後人習讀，以意刊改，傳寫既多，彌更淺俗。今則曲覈古本，歸其真正，一往難識者，皆從而釋之。」顏師古為唐代精通文字學，且嘗致力於辨正文字之碩儒，其生平志行，頗類班固，故其注漢書，獨能窮班固之用心，攷覈衆本，復其本真，此所以卓然號稱為班氏忠臣也^⑪。

漢書古字，據近人管雄「漢書古字論例」一文分析，凡有六例：如「勤」之為「廬」，「詳」之為「翔」，聲近通段，一也；「嗜」之為「着」，「僚」之為「寮」，省形存聲，二也；「懸」之為「懸」，「趾」之為「止」，本字本義，三也；「屢」之為「婁」，「他」之為「它」，用正字，斥後起及俗別字，四也；「艱」之為「艱」，「地」之為「墜」，依據古籀，五也；「奔」之為「奔」，「畝」之為「晦」，罕見為古，六也。吾人今日諷誦漢書，自須洞明字體，悉心考校，始能通曉矣。

(二) 史記譯解古書·漢書直錄古書

史漢兩書，篇幅浩繁，書中剪裁鑄鑄古代載籍檔案極多，保存豐富古代文化遺產。唯兩書採輯古書之態度略有不同，即史記於古書之深奧難解者，輒加以譯解，以便利當代入誦讀，漢書則但直錄原文而已。

史記譯解古書，最顯著之例證為尚書。漢書藝文志曰：「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尚書乃上古之書，漢距尚書時代，已有千百年之久，故字故言，時地懸隔，音義難明，昔日閭巷編氓聞而輒曉之白話，在漢代雖由經學大師窮年咕嚕轉相講授，猶未能盡通其義，以故史記五帝、夏、周本紀等載尚書文，多有將其涵意不明之詞彙語句，加以翻譯，或增插注釋，為之順釋疏通，以求淺俗易曉之例。如尚書堯典：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讟言庸違，象恭、滔天。」

史記五帝本紀譯作：

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頑凶，不用。」

堯又曰：「誰可者？」驩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堯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

又如夏本紀引禹貢，「覃懷底績」作「覃懷致功」，「厥土白壤，作「其土白壤」，是降宅宅土作「於是民得下丘居土」，「陽鳥攸居」作「陽鳥所居」，「篠簜既敷」作「竹箭既布」，「九江孔殷」作「九江甚中」，「雲土夢作乂」作「雲土夢為治」，「三苗丕敘」作「三苗大序」。又於「導岍及岐」句，「導」下增「九山」二字，「導弱水」句，「導」下多「九川」二字；「九州攸同」句上，增「於是」二字；「五百里甸服」句上，增「令天子之國以外」七字；「五百里侯服」句上，增「甸服外」三字；「五百里綏服」句上，增「侯服外」三字；「五百里要服」句上，增「綏服外」三字，「五百里荒服」句上，增「要服外」三字；文末「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改作「

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於是太平治。」如此句讀篇章之義，了然無疑矣。又如孟子萬章篇敘述瞽瞍殺舜之經過：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成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箝，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床，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巨庶，汝其于予治。』」

此段情節曲折，文句簡奧，史記五帝本紀改寫作：

瞽叟尚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爲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其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予父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鄂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舜復事瞽叟，愛弟彌謹。

(三) 史記質樸·漢書華瞻

後漢書班固傳論曰：「遷文直而事覈，固文瞻而事詳。」所謂「文直」，蓋以質樸爲工，據事直書，不尙藻采。所謂「文瞻」，則以華瞻爲工，敘事詳密，藻飾繁縟。此史漢文章風格一大別也。漢書之華瞻，每較史記之質樸吃力難讀。茲先就藻采言之，如

史記貨殖列傳曰：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輒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漢書貨殖列傳曰：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卑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沃衍原隰之宜，教民種樹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芻蒲材幹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少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獾未祭，罽網不布於壑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溪隧。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墾，澤不伐天，蠍魚鼈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稽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瞻，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土相與言仁諒於閒宴，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壟，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

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

漢書此節除好用古體字及傾於排偶，不易闕讀外，其辭義之精嚴，雕飾之靡麗，華采四照，神光離合，亦易於令人炫惑，若非恬吟密詠，實較史記之樸素無華難以領解。此例極多，不勝臚舉也。

次就對白言之，史記錄載人物對白極多，於繫乎歷史關鍵之對白，皆據當時人物口角直書，雖極冗繁雜沓，亦不加以銀削，務使逼肖傳神，淺俗易曉，令後之讀者，雖睽隔千載，猶如相與警歎於古人之側，例如留侯世家：

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樛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爲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曰：「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曰：「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曰：「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曰：「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曰：「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以示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曰：「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輪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輪積乎？」曰：「未能也。」曰：「其不可七矣。且天下遊士離其親戚

，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疆，六國立者復燒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

漢書張良傳襲錄，則刻意加以刪削歸併曰：

酈生永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曰：「客有爲我計樛楚權者。」具以酈生計告良，曰：「於子房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以籌之。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入殷，表商容間，式箕子門，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矣。殷事以畢，偃革爲軒，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爲，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矣。息牛桃林之壑，天下不復輪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矣。且夫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乃立六國後，唯無復立者，游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矣。且楚唯毋疆，六國復燒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矣。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

史記此節以冗泛而傳神勝，張良鋪張其說，每設一難，漢王應曰「

未能」，張良即緊接發言，司馬遷亦即據當時對話之情狀而直書之，又於「其不可」句上略去七「曰」字，以示語氣緊湊，歷歷寫來，當日借箸指畫光景，千古如生。漢書刪省後雖趨簡嚴，然古人對答之情狀已失漏不少，即就文章言，亦不若史記之接近口語，曉暢易讀也。漢書之襲錄史記文章，此例至多^⑫。此外，史記有書語之例，如陳涉世家，陳勝故人嘗與傭耕者曰：「夥頭！涉之爲王沈沈者！」（猶今言「啊唷！阿陳做了王爺，咁神氣格！」）又如高祖及淮南王之自稱「乃公」（猶今言「你老子」），見陸賈、淮南傳），馮唐之自稱「鄙人」（見馮唐傳），高祖之稱太上皇爲「大人」（見高祖本紀），此種稱謂，皆先秦書籍所未見，司馬遷並據當代流俗鄙俚之辭直述，以存其真。漢書昭、宣帝以下及其他增益史記部分，所錄對白，其篇幅則遠較史記爲少，而又加以鐫削文飾，務求雅潔，史通言語篇因謂其「怯書今語，勇效昔言」，自不如史記之通俗也。

再就敘事言之，史記主行文，其體裁又爲通史，所包括之時代遠而長，史料多殘缺不全，故其事簡，疏爽而富神采，令人百讀不厭。漢書主紀事，其體裁又爲斷代史，所包括之時代短而近，史料極豐，故其語詳，密塞而多有冗沓，較少生趣。漢書又專意於裁錄詔令奏議詩賦，其性質無異是西漢文章之總集，此類作品所佔篇幅既繁，而又每較傳文精緊艱深，此所以始終不若史記之輕鬆易讀也。

三、史記以風神勝。漢書以矩矱勝

明茅坤漢書評林序曰：「太史公與班掾之才，固各天授，然史記以風神勝，而漢書以矩矱勝。惟其以風神勝，故其逾逸疎宕，如餐霞，如嚼雪，往往自齒頰之所及，而指次心思之所不及，令人讀之，解頤不已。惟其以矩矱勝，故其藻畫布置，如繩引，如斧削，

亦往往於其復亂龐雜之間，而有以極其首尾節湊之密，令人讀之，鮮不擢筋而洞髓者。予嘗譬之治兵者，太史公則韓、白之兵也，批亢擣虛，無留行，無列壘，鼓鉦所嚮，川沸谷夷。迺若班掾，則趙充國之困先零，諸葛武侯之治蜀也，嚴什伍，飽糗糧，謹間謀，審嚮導，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故其動如山，其靜如陰，攻圍擊刺，百不失一。兩家之文，並千年絕調也。」^⑬茅坤爲明代古文名家，精研史漢文章，傳世有史記鈔、漢書鈔兩種^⑭，評選兩書文章，獨具創見。此論曲譬妙喻，尤屬卓絕。蓋司馬遷才豪而不羈，班固才贍而有體，故有此分別也。

茲先就體例言之，史記以天縱鴻筆，廓開史例，大啓堂廡，其草創駁雜，不肯少就於籠絡之處，所在多有，而所謂風神，即多寓於其中。漢書踵志爲之鑪錘彌補於後，則頗趨嚴謹，具有純粹整齊之美。例如史記秦始皇、項羽、高祖、呂后諸本紀，於諸帝王之像貌性情及重要事跡，多詳加描寫，史通列傳篇因謂其「紀名傳體」，與列傳未盡區分，然諸帝王之神采飛揚，萬世如覩，卽由是故也。漢書本紀除高帝紀外，一律改爲事目體，臚舉大事條目，頗爲簡嚴整齊，唯時政得失之詳情，及歷史人物之狀貌，則需求諸志傳中也。又如史記篇名，形式頗不齊一，戰國四公子中，孟嘗、平原、春申三人均以封號稱，而信陵君獨稱「魏公子」，且傳中「公子」一詞重複使用至一百四十七次，如此突出強調，當是有意表揚信陵君忠義抗暴之無畏精神也。至於樽里子、黥布，扁鵲倉公之隨時俗稱，李將軍、衛將軍驃騎之以官職稱，留侯、淮陰侯、魏其武安侯之以爵位稱，孔子、老子、孫子、孟子之以「子」稱，酈生、賈生之以「生」稱，體例雖頗紛錯，然各種人物之特性，亦因之而顯現。漢書篇名則頗爲一律，本紀皆以帝號爲稱，列傳中，專傳、兩人合傳、三人合傳，皆直書其姓名或王號。四人以上之合傳，則但舉其姓氏簡稱之而已。雖無法藉以表露所傳人物之身分，然亦頗富矩

度，乃因西漢公卿將相可傳人物倍蓰於前，唯恐篇目太繁雜而安排者，自有其長處。此外，類傳、四夷傳、外戚傳之並列公卿人臣傳後，亦較史記之交相錯列，釐然有秩矣。

次就內容言之，史記五帝三代部分最為疏略，入春秋而差豐，及戰國而較詳，至秦漢則燦然大備，尤以漢初不過百年，所佔篇幅，竟超過全書之半，其詳略不均有如此者。然據此亦可推見司馬遷作史之精神，乃特注於漢代，非漫無意義也。漢書則包舉一代，其內容配置，至為勻整，文義浹備，記事詳贍。又史記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為廣博，以一人之精，文重思煩，其龐雜抵牾，筆削不遑之處至多。漢書則年代近史料豐，因能慎覈其事，整齊其文，言皆精練，事甚該密，遠勝史記也。

次就筆法言之，史記遇一種題材便成一稱文字，蕭相國世家之謹守，老子傳之恍惚，刺客傳之激烈，周昌傳之質直，季布欒布傳之俠氣，韓長儒傳之厚重，循吏傳之輕易，儒林傳之醇雅，張湯傳之深文，其風格皆逼肖其為人。屈原傳論作騷一節，婉雅悽愴，得騷之趣；滑稽傳以莊語起，以韻語結，有滑稽之風。至篇章結構亦多奇變莫測。千古慧業文人，其腕下固無所不有也。漢書若東方朔之談諧，疏廣之高潔，丙魏之持國，霍光之托孤，陳遵之遊俠，趙充國之屯田，蘇武之奉使，甘陳之讓夷，亦言人人殊，各底其極，唯文章風格究較一律，不如史記之多樣變化也。又史記論贊，不專在斷制，其指意辭事多取之本文之外，大抵以筆墨勝，淡淡數語，非頰上三毫，則睛中一畫，而轉折尤多，有尺幅千里之妙。漢書論贊則意在勸懲，綜括本文事亦以為之，斷制極不苟，條貫有序，歷歷可閱。此外，史記得意諸作，每皆以無意得之，時時旁敲側擊，運以空靈之筆，又多寫一二無甚關係之事，而含意不露，使人言外領取之，如滑稽列傳敘嬴秦國勢方熾之際，舉朝阿諛，而優旃獨兩提短禍，矢口驚心，結云：「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此其故殆可思而不可言也。論贊之褒貶，亦多悠悠言外之例，如大宛列傳之辨崑崙虛妄，即譏武帝志窮荒遠之失也。漢書則用筆茂密率實，情旨明晰，若此類措辭深寄興遠之例，殊不多見。漢書評林引程伊川曰：「子長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騷徑之外；孟堅之文，情旨盡露於文字騷徑之中。讀子長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稱博雅，但一覽之餘，情詞俱盡，此班馬之分也。」此論鞭辟入裏，即馬班而在，亦俯首心服矣。

再就遣詞言之，史記行文，專取氣勢，喜馳騁，不事琢鍊，故其詞蕪蔓者多，有疊用同義字者，如宋微子世家：「我其發出往」，楚世家：「寡人與楚接壤界」，「發出往」、「接壤界」並三字疊義。又有句冗詞煩者，如周本紀：「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一句中兩疊「諸侯」二字。唯此冗煩特不過在隻字片語，偶見間出者，益形古茂，未可遽以為病也。漢書最善剪裁，若此類蕪詞冗句，必嚴加薙芟，務使字句精鍊，是以峻潔謹嚴，頗可觀覽。此外，史記虛字特多，其風神跌宕，開闔抑揚，入神入妙，常在一二虛字。漢書則裁減虛字，其文遂茂密而亦滯塞矣。

總之，史記以文為史，通變化，尚逸奇。漢書以史為文，守繩墨，尚平正。史記長於情韻，雄於氣勢。漢書妙於通融，深於識度。吾人若能於兩書之所為風神為矩矱，兩相抵掌處，合併而觀之，則自能洞悉其文學之異同也。

四、史記幽憤·漢書醞藉

漢書評林引明王維禎曰：「太史公文以憤而奇。」史記書中，藉敘史事而寓憤與慨之處頗多，與漢書之溫雅醞藉迥異矣。

史漢「幽憤」與「醞藉」之歧異，主要係因馬、班兩人性情遭遇與著史環境不同所致。茲先就司馬遷言之，遷為情感豐富，責任心、正義感極為強烈之史家。其著史純為私撰，係受父談之遺命。司馬氏遠祖世為史官，後世中絕，及談時始復為太史令。談深以能

紹承先祖之職官爲榮，因利用遺文古事集史公之便，草訂論著歷史之計劃。其宏願未就，適逢武帝始建漢家之封，談因留滯洛陽，不得與從事，抑鬱憤恨以終^⑮。談臨卒時，殷殷以無廢史文，忘其所欲論著，垂囑其子遷，史記太史公自序詳載其言，悽涼愴惻，令人不禁爲之泫然而隕涕矣！司馬遷於先父之遺命，感念至深，觀其自序中屢引父言爲懷，則其孝思之激烈，情懷之憤悶，欲殫智竭慮以繼父志，唯恐墮先人遺業之苦心，遠過班固多多矣^⑯。其後遷卒繼其父爲太史令，紬諸侯史籍石室金匱之書，續撰父書。乃因李陵之事，受無妄之災，君父見疑，友朋不救，於時遷深惜名山偉業未成，是以終就極刑而無愠色，隱忍苟活，愈益憤力述作。報任少卿書中，列引文王、孔子、屈原、左丘、孫臏諸人以自比，借古喻今，悲人自悲，其處境之艱辛，志意之勇決，非深思冥索，豈易知哉！至遷所經歷之時代，又爲皇權專制政治急遽發展，並於大一統文物掩飾下，充分發揮其毒害之時代。武帝窮奢極慾，繁刑重斂，內修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迫使百姓流離，起爲盜賊，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其所爲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此種國家由鼎盛而步向衰亂之狀況，爲遷所親歷目睹，其子遷心靈之衝擊，可謂至深至巨。遷自言流涕垂涕者各一，言廢書而嘆者三^⑰。則其感受之深刻，內心之沈痛可知矣。太史公自序又云：「述往事，思來者」，是遷撰史又深爲國家民族將來之命運前途著想，其內心所擔荷大我之憂慮，雖往古聖賢，何以加哉！凡此皆促成遷憂愁幽思之重要因素也。

班固出身於較爲隆盛之世家，其境遇遠較司馬遷爲安順^⑱。固之先祖自漢初以邊疆豪富入仕，至曾祖況，已爲左曹越騎校尉。及況女爲成帝婕妤，從此躋身外戚之列，徙居關中，世爲名臣，復兼儒宗，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學者遙集，宛成私家學府，洋洋乎盛哉！班固之撰漢書，最初在家私撰，其後乃奉詔在蘭臺官撰，朝廷

賞賜恩寵甚渥，因得以優游不迫，盡發石渠天祿之藏，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而成。又其時適當光武中興以後，明帝永平之際，亦即漢室深以中興大業爲榮之時期，因此漢書之撰述，除保存本朝文獻外，其主要目的係在表揚高祖之得天下而建國，及光武之誅王莽而中興，以顯示漢家氣運昌隆，雖經中間大亂而仍迅速中興復國之重大意義^⑲。此外，班固又爲性情寬和之人，後漢書本傳：「固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自高，諸儒以此慕之。」蓋爲博學多聞，深有儒學教養之篤厚君子，凡此皆造就班固史文溫雅醇謹之條件也。

史記書中所蘊蓄之幽憤，或悲古以傷今，或稱人以見志，或本隱以之顯，或推見而至隱，紛紜葳蕤，文義具立，要而言之，大抵可分爲舒憤自解與微文刺譏兩類。所謂舒憤自解者，司馬遷蒙辱虧形，隱忍卒業，恐他人之不見諒，是以遇有古人處境足以與己身遭遇相證明者，則每借以爲表白也。例如伍子胥列傳：「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此議完全爲遷一己之解說，「向令」二句，正謂其隱忍受宮刑也；「棄小義，雪大恥」二句，正其自解也；「方子胥」數句，正與其報任少卿書「腸一日而九迴」相類也。又如汲鄭列傳贊之書翟公言，游俠列傳序之盛述游俠之義，蓋傷左右親信不爲己一言，交遊莫救也。老子韓非列傳之獨詳韓非遇禍始末及說難一文，伯夷列傳之歎天道難知，屈原列傳之感忠賢蔽塞，虞卿列傳贊之所謂窮愁著書，季布欒布傳贊之所謂賢者誠重其死，亦皆欲借以自解之例。至於微文刺譏者，即太史公自序所謂「詩書隱約者」之隱約之言，蓋遷於當朝君相權貴，不敢冒犯忌諱，放筆直書，因遂隱寓而微其詞。匈奴列傳贊：「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

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是遷此筆法有所本也。其間有用反言者，如秦楚之際月表序之稱高祖爲大聖，謂有天助，看似頌揚，而實乃譏其遽得天下爲半由僥倖，非如虞夏三代修行仁義積德民歸者比也。又有假桑榆槐者，如平準書云：「及至秦……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饌，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也。」案武帝之從事四夷，內興功業，與秦正同，故此雖論秦，其實借諷武帝也。又有借他人言寓諷者，如平準書以下式「烹弘羊，天乃雨」之言爲總結，借以斷與利之臣之罪。又有用互見法者，如高祖爲人，高祖本紀但彰其所長，至彭城敗亡棄家屬於不顧之殘忍，背鴻溝約而擊楚之不信，則於項羽本紀詳之；畏惡猜忌功臣之私心，則於蕭相國世家、淮陰侯列傳等詳之；暴猛伉直之習性，則於張耳陳餘、周昌、酈食其、佞幸等傳詳之。又有本於痛憤之情，出以激昂之筆者，如前言流涕、垂涕、廢書而嘆是也。總之，司馬遷情感既豐，而遭際困窮，故以胸中塊磊，滲入書中。錢基博「史記之分析與綜合」曰：「史記文章，鬱勃之情，得之離騷……借古人之事實，抒自我之塊壘。沈鬱頓挫，略同離騷，而諷議時政，則本小雅，所謂史書之體，而詩騷之文也。」^②以史筆而抒騷情，誠千古少有之奇作也。

漢書之蘊藉，儒雅彬彬，信有遺味。如高帝紀贊，極力頌揚高祖，推世系，則曰德祚承堯運，論歷數，則曰符應得天統，與班彪王命論「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之說，同出一轍。又如武帝紀贊：「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褒貶互用，不激不阿，與史記激詭之作風，大異其趣。又如貨殖傳序、遊俠傳序，雖不如史記議論縱橫，筆力宕跌，然其道理正大，語語洞見本源，較史記之駁雜不純，亦自有勝處。其他如蒯伍江息夫傳贊之論利口覆邦，景十三王傳贊之以宴安爲

鳩毒，武五子傳贊之因巫壘而歸咎於用兵，匈奴傳贊、西域傳贊之斥事四夷之非，外戚傳贊之論富貴禍福，王莽傳贊之斥莽塗毒生靈，並皆高文雅調，斷制不苟，議論醇和，勸戒昭然，足爲千秋金鑑矣。後漢書班固傳論云：「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瞻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潏潏而不厭。」史通論贊篇亦曰：「孟堅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故之風，翩翩奕奕，良可詠也。」^③固之典雅醇篤，殆可與遷之抒憤多情相媲美也。

附注

- ① 文心雕龍儷辭篇曰：「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爲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唐虞之世，辭未極文，而阜陶贊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益陳謨云：『滿招損，謙受益』，豈儷儷辭，率然對爾！易之文繫，聖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龍虎類感，則字字相儷；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雖字句或殊，而偶意一也。至於詩人偶章，大夫聯辭，奇偶適變，不勞經營。」所謂「豈儷儷辭，率然對爾」、「奇偶適變，不勞經營」，足見上古散文之偶有駢辭儷句，皆自然形成，不由刻意經營造作。先秦時期，駢散文仍合轍未分也。
- ② 兩漢之所以成爲駢文胚育時代，逐步與散文歧趨，主要係受辭賦之影響。辭賦之鋪采摛文，競尚侈麗闋衍，乃引渡至六朝駢文全盛時代之橋樑也。
- ③ 曾國藩送周沅農南歸序：「夫適王都者，或道晉，或道齊，要於達而已。司馬遷文家之王都也。」

④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二十八「史記多俗字，漢書多古字」條曰：「就毛萇板史漢考之，史記多俗字，漢書多古字，如史記武帝本紀：『張羽旗，設供具』，封禪書同，而漢書郊祀志『供』作『共』；史記齊悼惠王世家：『魏勃夜掃齊相舍人門，舍人伺之得勃』，而漢書『伺』作『司』，又史記灌夫傳：『令門下侯伺』，而漢書『伺』亦作『司』，漢書於趙廣漢傳亦云：『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史記留侯世家：『良爲

他人言，皆不省，而漢書『他』作『它』；史記蕭何世家：『發蹤指斥獸處者，人也』，而漢書何傳『蹤』作『縱』；史記酈食其傳：『臣聞其下廼有藏粟甚多』，而漢書『藏』作『臧』；史記自序：『藏之名山』，而漢書『藏』亦作『臧』；史記吳王濞傳：『袁盎見上言事，罷錯在，請屏錯，錯移避東廂』，而漢書以此事入錯傳，『廂』作『箱』；史記韓長孺傳：『以慰士大夫心』，而漢書『慰』作『尉』，師古曰：『故尉安之字正如此，其後流俗乃加心耳。』漢書車千秋傳：『尉安黎庶』，中山孝王與傳：『以尉其意』，並同；史記長孺傳又有『貪嗜財』，而漢書『嗜』作『奢』。今說文火部既有『尉』字，心部又收『慰』字，老部既有『奢』字，口部又收『嗜』字，此等當皆是漢俗字，或出秦人，非周所有，而許氏有之。許氏參酌古今定此書，雖好古，實則大半皆從秦漢人，說詳予所著蛾術編說字門。史記自序：『小子何敢讓焉』，而漢書『讓』作『讓』，漢書藝文志亦云：『堯之克讓』，今尚書堯典云：『允恭克讓』，此晉人所改。據此諸條觀之，則史記多俗，漢書多古可見。惟史記貨殖傳：『領南河北固往往出鹽』，古無『嶺』字，只作『領』，此古字僅存者，而南越尉佗傳云：『兵未踰嶺』，東越傳云：『令諸校屯豫章梅嶺』，仍從俗，兩處『嶺』字，漢書皆作『領』。……

- ⑤漢賦以鋪采摛文，侈麗闕衍爲勝，爲求炫耀自己之辭章與學問，遂不惜大量使用奇文僻字。曹植曰：『揚（雄）、馬（司馬相如）之作，趣幽旨深，讀者非師傅不能析其詞，非博學不能綜其理。匪唯才懸，抑亦字隱。』漢賦家之不得不精通文字學，於此可見。
- ⑥漢書藝文志詩賦略云「司馬遷賦八篇」，屬陸賈一類。此類作者共二十一家，賦兩百七十四篇。司馬遷雖僅有八篇，然除多產作家枚舉一百二十篇、嚴助三十五篇外，比同派其他作家並不算少，是司馬遷既雄於文，又長於賦可知矣。今傳僅「悲士不遇賦」一篇，見藝文類聚三十及續古文苑。
- ⑦史記太史公自序：「年十歲則誦古文。」徐復觀「論史記」：「『誦古文』，是指誦讀與隸書相對的古文字。……欲讀古字本之書，則必先識古字；『年十歲則誦古文』，乃爾後能讀古字本的預備工作。」
- ⑧參考馬宗霍「說文解字引通人說考」，民國六十二年學生書局影印本。

- ⑨杜林爲兩漢間繼揚雄而起之名字學家。漢書藝文志六藝略小學家序：「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並列焉。」杜林之學，卓有師承，於此可見。漢志即載有其蒼頡訓纂、蒼頡故各一篇，並爲解釋蒼頡篇文字之著述。漢書（卷八十五）杜郵傳又云：「其正文字過於鄭、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是杜林更致力於辨正文字之工作，其成就遠超過乃父杜郵及張敞之孫張竦，當時人咸推許爲文字學之先驅也。又後漢書（卷五十）樂成靖王黨傳：「黨聰惠，善史書，喜正文字。」「史書」即隸書。劉黨爲明帝子，略後於杜林。是兩漢間學術界已產生辨正文字之風氣矣。
- ⑩漢書藝文志六藝略小學家序：「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一十二章，無復字，六藝群書所載略備矣。」顏注引章昭曰：「臣，班固自謂也。作十三章，後人不別，疑在蒼頡下篇三十四章中。」此班固文字學著作之可考者。隋書經籍志、兩唐書藝文志又有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各一卷，或亦疑即在十三章之內。顏師古爲顏之推之孫，顏游秦之侄，少傳家業，博覽群書。唐太宗時，嘗於祕書省考定五經，多作釐正。其後又拜祕書少監，專典刊正。著有匡謬正俗八卷、急就章注一卷等書，事詳兩唐書本傳。

- ⑪參看拙著史漢關係頁四四。
- ⑫史記評林引凌約言曰：「子長之文豪，如老將用兵，縱勢不可羈，而自中于律；孟堅之文整，方之武事，其遊奇布列，不爽尺寸，而部勒雍容可觀，殆有儒將之風焉。」漢書評林引凌約言曰：「班馬兩家，古今絕筆，譬之名將，子長之才豪而不羈，李廣之射騎也；孟堅之才瞻而有體，程不識之部伍也。」又引楊萬里曰：「太白詩仙翁劍客之語，少陵詩雅士騷人之詞，比之文，太白則史記，少陵則漢書也。」此與茅坤之說相類，皆謂史記尙奇，漢書尙正也。
- ⑬茅坤評選史記鈔九十一卷、漢書鈔九十三卷，有明刊本，見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善書目史部紀傳類。
- ⑭司馬談目封禪爲千載盛典，以世官而不得從行，以故憤死，詳情可參看阮芝生「司馬遷的心」（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二十三期，民國六十三

年十月)。

⑭班固漢書雖亦承父彪之志業而作，然敘傳中絕不敘及，僅幽通賦有自懼孤弱，恐墮祖業之言，與司馬遷自序之屢引先人迥異，後人因有固攘盜父名之譏，是固於其父之孝思，終不若遷之激烈也。

⑮徐復觀「論史記」：「史記樂書」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救，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此涕是為武帝的君臣的關係流的。屈原列傳贊：「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此涕是傷時感遇而垂的。十二諸侯年表序：「太史公讀春秋曆譜謀，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這是為漢室正當盛衰轉振點而嘆。孟荀列傳序：「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這是針對當時言利之臣而嘆的。儒林列傳序：「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嘆也。」這是因學術與利祿直接連在一起，便會變質而嘆的。」

⑯班固嘗與譚賢憲幕府，出征匈奴，及賢憲以專橫株，固亦株連，卒死洛陽獄，唯此事在漢書完成之後，對漢書之寫作自無影響也。

⑰參考王靜芝「漢書與班固」，收「名著與名人」中，民國六十二年中央月刊社再版。

⑱清劉熙載藝概(卷一)：「太史公文兼括六藝百家之旨，第論其側怛之情，抑揚之致，則得於詩三百篇及離騷居多。」此正與錢說同。

⑳後漢書班固傳論謂固「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殺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此殆由班固不若司馬遷之才大識高所致，大醇小疵，固不必因此而抹殺漢書之價值也。可參看錢穆中國史學名著頁一〇四。

參考書要

1. 補標史記評林一百三十卷 明凌稚隆輯校、李光縉增補、日本有井範平補標，民國五十五年蘭臺書局影印明治十六年日本刊本。
2. 漢書評林一百二十卷 明凌稚隆輯評，萬曆辛巳(九年)吳興凌氏刊本。(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3. 孫月峰先生批評漢書一百二十卷 明孫鑛評，明末葉句章馮元仲刊本。(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4. 史通釋評 清蒲起龍釋，民國呂思勉評，民國六十四年華世出版社影印本。

5. 司馬遷左傳義序例 劉師培撰，收劉申叔遺書左倉外集中，民國五十四年大新書局影印民國二十五年寧武南氏校印本。

6. 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 劉師培講述，羅常培筆記，民國五十八年中華書局出版。

7. 史記之分析與綜合 錢基博講，張傑筆記，收史記論文集，民國六十五年木鐸出版社影印本。

8. 駢文與散文 蔣伯潛撰，世界書局出版。

9. 中國散文史 陳柱撰，商務印書館出版。

10. 漢書古字論例 管雄撰，學原第一卷第十一期，民國三十七年四月。

11. 司馬遷之風格與人格 李長之撰，民國三十七年上海開明書局出版。

12. 讀史微言 繆鳳林撰，史學與地學第一期。

13. 論兩漢散文的演變 臺靜農撰，大陸雜誌第五卷第六期，民國四十一年九月。

14. 文論 鍾應梅撰，民國六十四年學生書局影印民國四十五年香港鉛印本。

15. 中國文字在秦漢兩代的統一與變異 馮翰文撰，學記第二期，一九六九年十一月。

16. 中國史學名著 錢穆撰，民國六十二年二月三民書局出版。

17. 史記文學蠡測 高葆光撰，東海學報第十五卷，民國六十三年七月。

18. 史漢關係 吳福助撰，民國六十四年四月會文出版社出版。

19. 論史記 徐復觀撰，大陸雜誌第五十五卷第五、六期，民國六十六年十一月、二月。

20. 史漢比較研究之一例 徐復觀撰，大陸雜誌第五十七卷第四期，民國六十七年十月。